

小说月报编辑部编

小说月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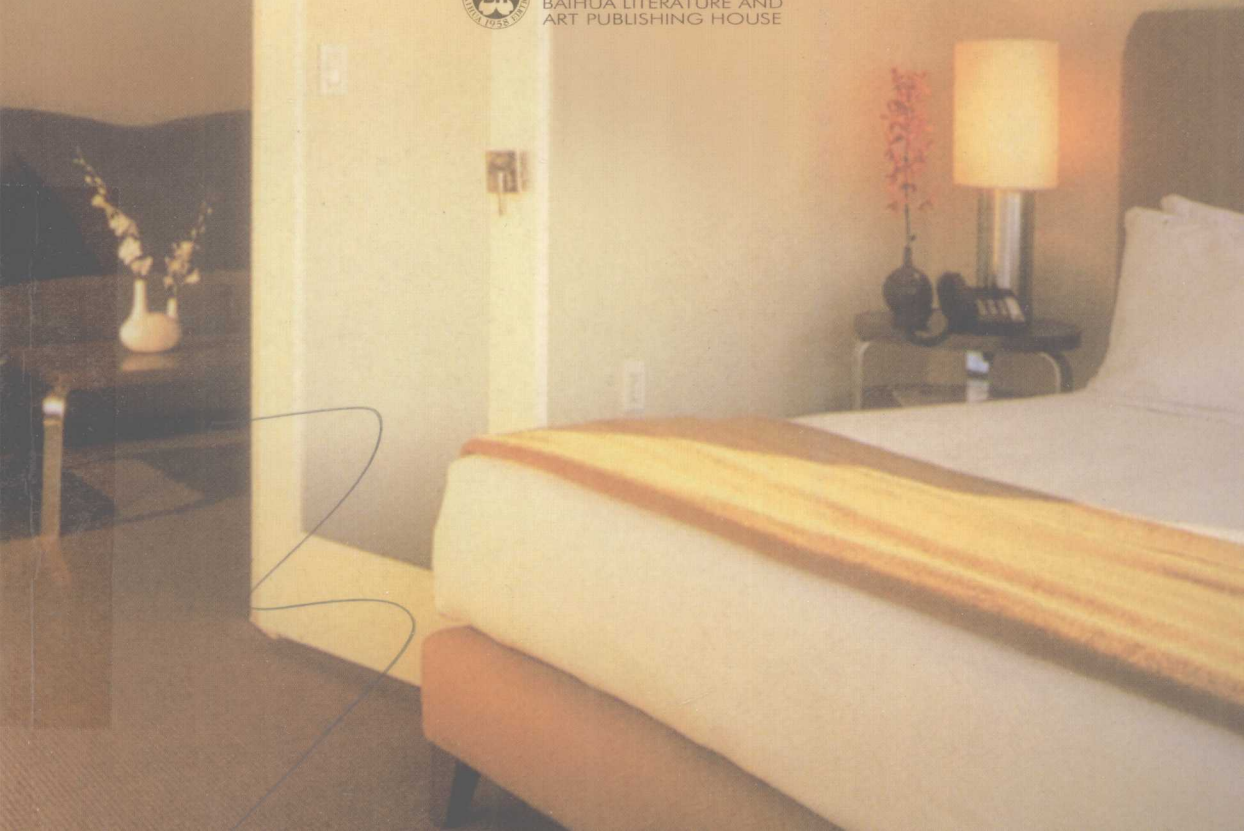
XIAOSHUOYUEBA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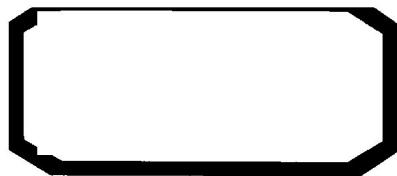
第13届百花奖获奖 作品集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小说月报编辑部编

小说月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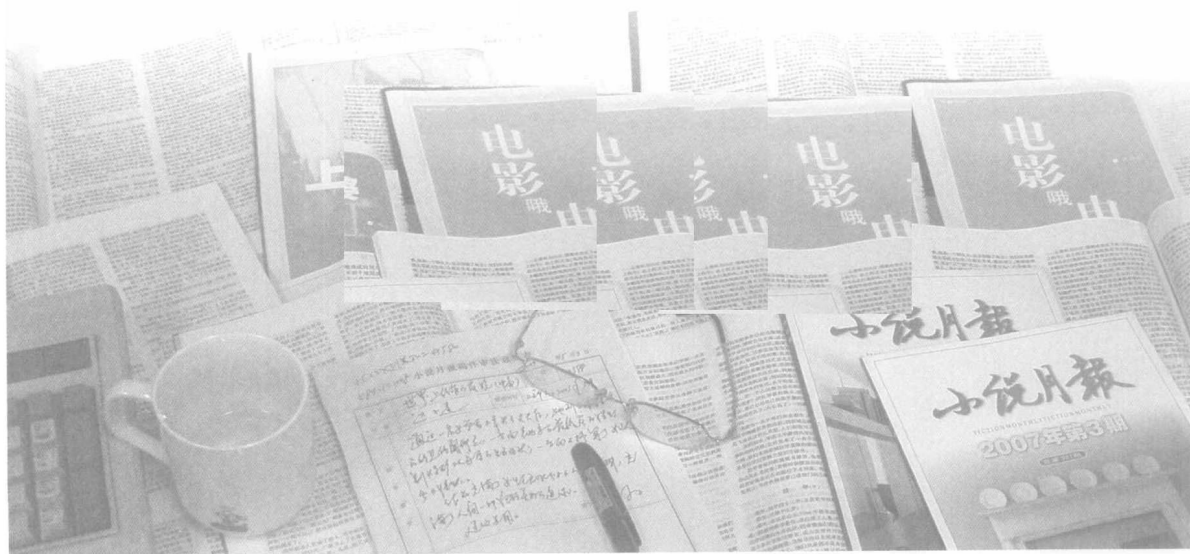
XIAOSHUOYUEBAO

第13届百花奖获奖 作品集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说月报第十三届百花奖获奖作品集 / 《小说月报》编辑部编.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9. 4
ISBN 978-7-5306-5281-7

I. 小… II. 小… III. ①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②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50396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35.5 插页 4 字数 675 千字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2000 册 定价: 54.00 元

第十三届百花奖获奖作品集

目 录

[中篇小说]

蒋韵小传

英雄血	蒋 韵.....	005
古老的话题	蒋 韵.....	032

万方小传

男女关系之悲喜剧	万 方.....	035
寻求与未果	万 方.....	076

方方小传

万箭穿心	方 方.....	079
纵是万箭穿心,也得抗住	方 方.....	138



第十三届百花奖获奖作品集

目 录

迟子建小传

布基兰小站的腊八夜	迟子建·····	143
这样有神的夜晚还会有吗	迟子建·····	178

徐则臣小传

跑步穿过中关村	徐则臣·····	181
创作谈：跑步穿过中关村	徐则臣·····	231

叶广岑小传

豆汁记	叶广岑·····	235
平淡豆汁	叶广岑·····	261

傅爱毛小传

天堂门	傅爱毛·····	265
在文字中泅渡	傅爱毛·····	293

胡学文小传

逆水而行	胡学文·····	297
风景	胡学文·····	330



第十三届百花奖获奖作品集

目 录

衣向东小传

爱情西街	衣向东·····	333
关于爱情	衣向东·····	365

裴蓓小传

我们都是“天上人”	裴 蓓·····	369
欲说还休	裴 蓓·····	409

[短篇小说]

陈忠实小传

李十三推磨	陈忠实·····	415
再说李十三	陈忠实·····	425

范小青小传

父亲还在渔隐街	范小青·····	429
接通线头 点亮灯盏	范小青·····	439

第十三届百花奖获奖作品集

目 录

陈世旭小传

- | | | |
|-----------------|----------|-----|
| 一看就是个新警察 | 陈世旭····· | 443 |
| 《一看就是个新警察》的写作背景 | 陈世旭····· | 459 |

谈歌小传

- | | | |
|----------|----------|-----|
| 天香酱菜 | 谈 歌····· | 463 |
| 药酒、酱菜、故事 | 谈 歌····· | 476 |

刘庆邦小传

- | | | |
|---------|----------|-----|
| 八月十五月儿圆 | 刘庆邦····· | 479 |
| 想象的局限 | 刘庆邦····· | 488 |

裘山山小传

- | | | |
|--------|----------|-----|
| 腊八粥 | 裘山山····· | 493 |
| 腊八粥的滋味 | 裘山山····· | 500 |

须一瓜小传

- | | | |
|---------------|----------|-----|
| 灶上还有绿豆羊肉汤 | 须一瓜····· | 503 |
| 让每块浴巾保持自由和尊严吧 | 须一瓜····· | 515 |



第十三届百花奖获奖作品集

目 录

毕飞宇小传

家事	毕飞宇·····	519
没家、没事的《家事》	毕飞宇·····	530

徐岩小传

白粮票	徐 岩·····	533
关于《白粮票》的写作	徐 岩·····	542

薛媛媛小传

湘绣旗袍	薛媛媛·····	545
我崇尚认真和坚守	薛媛媛·····	553

在与世界的交涉中工作 《小说月报》编辑部·····	554
---------------------------	-----

附录：

《小说月报》第十三届百花奖获奖篇目	·····	558
-------------------	-------	-----

中篇小说

zhongpianxiaoshuo



蒋韵小传

蒋韵,女,1954年3月生于太原,籍贯河南开封。1981年毕业于太原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1979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迄今已出版、发表小说、散文随笔等近三百万字。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隐秘盛开》、《栎树的囚徒》、《红殇》、《闪烁在你的枝头》、《我的内陆》以及小说集《现场逃逸》、《失传的游戏》、《完美的旅行》和散文随笔集《春天看罗丹》《悠长的邂逅》等。曾获《上海文学》优秀作品奖,《中国作家》大红鹰优秀作品奖等多种文学奖项,2005年获“首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优秀作品奖”,中篇小说《心爱的树》2007年10月获得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的第四届鲁迅文学奖。长篇小说《隐秘盛开》2007年获得第四届赵树理文学奖。亦有作品被翻译为英、法等文字在海外发表、出版。现为山西省作协主席团委员、太原市文联副主席、一级作家,中国作协会员。

英雄血

蒋 韵

周仓，这不是水，这是那二十多年流不尽的英雄血。

——关羽(昆曲《单刀会》)

河边的宝生

“下场”那天清早，天还黑着，宝生出门时，姐朝他怀里偷偷塞了一颗烤山药蛋。从热灶洞里扒出来的山药蛋有一股好闻的草木烟火气，烫着他的身子。他把山药蛋掏出来放到灶台上，他说，“姐，你这是做甚？我又不是个讨吃的。”

姐眼圈登时红了。

后来，在他活着的每一天里，只要一想起这句话，他就恨不得嚼碎自己的舌头。

这个叫“石湾”的村庄离那个叫“磧”的地方只有七八里路。“磧”原本是河心中的一块大石头，可这里人说起“磧”，说的是河边的城，城和那块巨石同名同姓，也叫个“磧”。“磧”是个大地方，水旱码头。河中的船，皮筏，行到这里，要改走旱路，而高脚驮来的货物，则要在这一带改换水路。“磧”的热闹繁华，一言难尽，没人说得清磧城有多少家商号货栈，酒肆饭庄。就连“姑娘场”这样的地方也是一家挨着一家。宝生就是在一个叫做“兴茂隆”的货栈里给人当驼工走高脚。

宝生除了姐姐，没有亲人。他三岁上死了爹，七岁上死了娘，为了给爹娘治病，拉了一身饥荒。娘一闭眼，要债的上门，家里的三眼“一炷香”土窑给人抵了债，七岁的宝生被扫地出门。那时姐姐已成亲嫁人，嫁给了石湾村高家。为了收养这个可怜的弟弟，姐姐一身重孝在婆家的院子里跪了三天三夜，两个膝盖直跪成血肉模糊的两个血团。姐姐的婆家，是平常的庄户人家，种了几亩坡地，日子也紧巴巴不宽裕，多一张吃闲饭的嘴可不是件小事。其实，宝生何尝吃过一天闲饭？自进了高家门第一天起，就是个不花钱的小长工。放猪放羊放牛，剜野菜拾柴割草，

人比水桶高不了多少,就爬沟过坡地去河里挑水,从来没有上桌吃过一顿饭。姐弟两人,在灶火间吃着一家人剩下的残汤剩羹,姐永远喝稀的,干的、稠的省给宝生吃。小的时候,不懂事,饥渴的眼睛只盯着自家的碗,从不知道顾惜姐。后来,慢慢大了,有一年,过冬至节,家家户户“熬冬”,吃胡萝卜熬羊肉,软米面豆馅枣馍,自然没有宝生的份。宝生出去砍柴,姐把自己那一份羊肉偷偷省下了,扣在碗里。晚上,宝生蹲在灶前端着大碗吃胡萝卜羊肉,羊肉太香了,香得让宝生心颤。姐的碗里则一如既往是一碗清澈见底能照见人影的稀米汤。吃着吃着,宝生的眼泪啪嗒啪嗒掉进了菜碗里,半晌,宝生哽着嗓子叫了一声“姐——”宝生说,“姐,我以后,让你顿顿能吃上胡萝卜羊肉——”

姐听见这话,一愣,别过脸去,用巴掌捂住了嘴,泪如泉涌。姐想,宝生长大了。

那是个雪天,雪下白了天地。三五里外,河结了冰,雪落在结冰的河上有一种特别温柔的凄怆与荒凉。河是黄河,唯一的黄河,此地人没有人连名带姓地喊它,就叫它河。河像一条被囚的银蛇僵卧着,巨大的无助是漫天大雪盖也盖不住的,让人看了恹恹难过。

开春后,宝生就被姐夫送进“兴茂隆”去当小伙计了。“兴茂隆”是磧城中最大的一家骡马骆驼超载客栈,六亩多地的大院子,紧贴卧虎山根,院子两侧的马棚,能拴下百十头骡子,而院子正中的骆驼槽,能同时容二百多峰骆驼卧下吃草。二百多峰骆驼咀嚼谷草的响声,沙沙沙沙,听来像一场骤雨。这响声是有诱惑力的。三天后,宝生就跟着骆驼队走了,他成了“兴茂隆”高脚队拉骆驼走高脚的。十四五岁的小少年,爬山涉水,餐风露宿,像候鸟一样从北到南,又从南到北,这样颠沛的生活是他喜爱的。从前,一二百年前,磧城的大商号,在南边,在长江以南徽州、福建一带,都有自己的茶山和茶园,那里的茶采下来,制成宜于存放的茶砖,由高脚队一直贩运到蒙古草原,甚至,乌兰巴托,甚至,更远的地方,比如,贝加尔湖以西的伊尔库茨克,比如,俄罗斯腹地秋明、莫斯科,一路镖旗招展,好不威风。这样荣耀的时光宝生自然没有赶上,他像听故事一样听前辈们无限眷恋地回忆从前的光荣,却也并不觉怎样遗憾。能够这样像个汉子似的活着,在人前从从容容理直气壮端一碗自己挣来的饭吃,他已经很知足了。

他们的驼队,七八个后生,一人拉“一练”骆驼,一练六峰,四五十峰骆驼,排起队来,浩浩荡荡足有半里之遥。尾驼鞍子上的驼铃声,清脆,细碎,银子似的闪着光亮,是女人家一样珍贵美好的声音。骆驼身上,除了货物,还驮着米面袋、酒葫芦、马皮制成的水袋,以及锅碗家什和铺盖卷,不是所有的路上都有“站口”,常常,他们要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安营扎寨,起火做饭。这是宝生最喜欢的时刻,太阳坠落了,月亮升起了,荒野沉入无边的黑暗,一堆篝火熊熊燃着,像黑夜的心,把驼工们的脸映成金色。火上架着锅,锅里咕嘟咕嘟煮着小米稠饭加山

药蛋，也是诱人的金黄色。他们每人捧一只酱色的陶碗呼噜呼噜吃出惊天动地的响动。宝生庄重地、尊贵地捧着属于他自己的碗，火光在他脸上跳跃，感动就是在这时油然而生：这种时候人活得才像个人。

下 场

这天是个大日子，“兴茂隆”十几练骆驼要“下场”去了。头一天就已经给它们服下去了用苦瓜蔓、金银花、蜂蜜水加鸡蛋清熬成的解暑药，剪去了它们身上还没有褪尽的长毛。骆驼这牲畜，耐寒，却怕热，夏天要把它们赶到深山里放牧躲暑，叫“下场”。宝生这还是第一次和驼队“下场”，听人说这营生如何如何遭罪辛苦，宝生却一点也没把辛苦放在心上，他觉得放牧的生活一定很新鲜。只是这一走，就是三个月，三个月姐姐一定很惦记他，牵挂他。昨夜他特地告了个假回家看姐姐一眼，却没想到清早临出门时就惹了一肚子的不痛快。

他气姐姐，一颗山药蛋，值当个偷偷摸摸吗？怎就不能光明正大当着人面递给他？他也是个五尺的汉子了，他是个就要去“下场”的汉子了，这几年也没有白吃他高家的饭，怎就不能光明正大吃他一颗山药蛋？

天渐渐亮了，他远远看到了河，河上笼着雾气，静静地泊着几只船筏，亮起来的天边有一颗星星还缀在那里，像一大滴眼泪。他突然一阵不忍，回头瞭瞭，瞭见了山坡上的石湾村，刚刚醒来的村子，像一幅画，高低错落的窑洞，袅袅升腾的炊烟，皮影一般，和平，安静。姐姐的气味扑面而来，让他眼热。

两天后，驼队来到了“下场”的吕梁山深处，一个叫车鸣峪沟的地方，那已是黄昏时分，太阳说话就要沉下去了，山坡上密匝匝的林梢被夕照涂染得金灿灿的，像一片金色的海子。宝生还从来没见过这样大的林子，他被这辉煌寂静的美景迷住了，那些橡树、黄栌、桦栎树、山杨树、楸树、榭树、野山楂树，这些平日里田头地亩庄户院里见惯的寻常的树们，忽然没有了人间的烟火气，变得庄严神秘，像山魂。这时，十几练百多峰骆驼被驼工们拉着，围成了一圈，驼工们也正着脸色呼啦啦都跪下了，一只香炉摆在了地上，驼工头四喜叔走上前，点起三炷香，朝着东西南北四方，恭恭敬敬拜了几拜，然后跪下，嘴里大声说道：

“山神爷爷，俺兴茂隆驼队，借爷爷的宝山下场，求爷爷保佑水草通顺，槽头平安！”

宝生随着众人，虔诚地磕头。“下场”的严峻，此时他隐隐意识到了一点。这一晚，他们就住在树枝和茅草搭起的茅庵里，三五个人挤睡在一搭。外面，百多峰骆驼，每一峰脖子上都让他们吊上了一只铜铃。一夜，铜铃的声音，东一下，西一下，蓦地响起，清脆、细碎、悠远，越发衬托出大山的深邃和不可测。宝生躺在茅草铺上，久久睡不着，心里祈祷着，山神爷爷啊，这是我常宝生头一回下场，求你老保

佑,千万不要“传糟”,不要让野物伤人,也不要让骆驼把水错喝到罗筋皮外得腹胀病……宝生把从前辈那里听来的灾祸——都想到了,他悄悄爬起来,在铺上又磕了三个头,“山神爷爷啊,你老别怪俺贪心,俺还想求你,让俺能多刨点儿草药,刨点儿党参、黄芪,卖了钱,能给俺姐扯一件衣裳……”其实,私心里,他想要的还更多一些,他想给姐打一对银手镯,姐活了半辈子,两只手腕上还是光光的。

初入山的兴奋,折腾着他,一直到了下半夜,宝生才算睡稳了。起了山风,林涛的声音如同波浪,哗——哗——,茅庵就像是一条黑灯瞎火的小船。忽然,外边响起了脚步声,很沉重,还有咳嗽的声音,吭吭吭,脚步停在茅庵门前,刚好是宝生的头顶,只听来者瓮声瓮气说道:

“借借你们的罗子。”

宝生心里十分奇怪,深更半夜的,借罗面的罗子干什么?“俺们是下场放骆驼的,没带罗子。”宝生回答。

“带烟没有?”来者追问。

“烟倒有。”宝生起身,摸摸索索,去摸旁人的烟荷包和烟袋杆,他自己不抽烟。黑暗中摸索半天,摸到了,一伸胳膊递了出去。来者接过来,鼓捣着,宝生听出他是在用火镰打火。”吓吓!”他吐了两口,说道,“这是甚的烟?一点儿劲也没有!有劲大的没有?”

“没有了。”宝生惶恐地回答。

“咳——”只听外面长叹一声,“这世道!”说完,又吭吭吭咳嗽着远去了。

到早晨,茅庵外,活生生扔着烟袋杆和烟荷包,宝生惊骇不已,才知道那原来不是梦。几个庵子里的人都围上来听他细说缘故,驼工头四喜叔一拍巴掌,说:

“宝生呀,你是碰上‘山气’了!”

“山气是甚?”

没人说得出口“山气”是个什么,有人说,他其实就是山神爷爷的化身。有人说,他是山妖。没有人见过他的脸,只知道,他就喜欢这样在黑夜的山里游走,有时也窜到林外的村子里去,问人借罗面的罗。他不借别的,只借罗子和石碾。还喜欢问人要烟抽,又总是嫌那烟不够劲大。有胆大的人曾隔着门将火枪捅到他嘴里,让他噙住,然后扣动扳机,“轰——”的一声,他非常快活,说,“这烟够劲!”

“宝生啊,你个实心眼子,他不是问你要烟,是问你要枪里的火药哩!”四喜叔对宝生说。

一连许多日子,宝生都忘不掉他那一声失望甚至是悲伤的长叹,“咳——这世道!”他猜不透那里面隐藏了什么征兆,这让他忧心。他甚至盼望能再见到这神秘的“山气”,向他问个清楚明白。可整整一个夏季,小暑,大暑,处暑,一直到白露后“起场”,“山气”却再也没有露面,也没有到他的梦中。

这一年夏天,不管山神爷爷是不是就是“山气”,他一定是听到了驼工们的祈

祷,日子过得顺风顺水。最可怕的“传槽”没有发生,喝错水得腹胀病的牲畜也只有那么三五峰。宝生跟着四喜叔们学会了东西,比如,学会了治这“腹胀病”:将一种特制的槽针刺进病驼的腹部,力道要拿捏得准,刚好刺到皮与肉之间也就是罗筋皮外,这就要看本事了。然后,轻轻插一根鸡翎子进去,让里面的积液顺翎子流出来。还有,一入伏,林子里各种灰蝇小咬铺天盖地,而此时又是骆驼毛最后褪尽的娇嫩时辰,成千上万只灰蝇小咬扑上去,能活活将一只不设防的庞然大物吸死。这时,就要早早上山采来柏籽,剥些柏树皮,将柏籽和树皮熬炼成柏油,将这臭烘烘的油涂抹在骆驼身上,像穿了铠甲,就没有灰蝇能近身了。

宝生很上心地学习着一个驼工安身立命的本事。他喜爱这样的生活,危机四伏却又无拘无束。他们这十几号人,分成两班,轮换放牧,照看驼群,轮到宝生歇班的时候,他就和人相跟着进山刨药。他人聪敏,眼睛又清亮,童男子的干净眼睛在山林里看东西总比别人看得远看得真。一夏天过去,他刨到的党参、黄芪竟是最多的一个。到后来,再进山,他就不和人相跟了,他越走越深,渐渐走到了那些人迹罕至的地方。他单枪匹马,手里只有一把伙夫用的切菜刀,一把锋利的小锄,一路走一路用心做着各种记号,却也从来没有迷山的时候。他和这山像是有种天生的灵犀。那个茯苓就是这样让他撞上的。那一天,他东走西走,不觉走进了一片松林里,松林很深,遮天蔽日,在一棵参天老松的根部,他看到了一朵弱不禁风的小红花,伶仃细瘦,却像是就要开口和他说话似的。他蹲下来,打量它,心里一阵心疼。忽然他心里一动,心里喊一声,妈呀!忙开始用小锄刨,刨下去一尺多深时,他看到了那个宝贝,山给他的宝贝。

那个茯苓,重约五六斤,他把它刨出来捧在手心时,两只手因为狂喜哆嗦得捧都捧不住。那份狂喜呀,是他此生空前绝后仅有的一次,唯一的一次,可是他不知道。他狂喜地捧着宝贝跪下,朝着东南西北四方拜了好几拜。他想,这山,这山林,真是有情有义啊。

宝生知道,姐的手镯有了,新衣裳也有了。他成竹在胸,想起很久以前那个冬至夜对姐的许诺,“姐,我以后,让你顿顿能吃上胡萝卜熬羊肉……”这样的日子,这样温暖腥膻的好日子,扬眉吐气的日子,不会远了。宝生几乎被那逼近的热气和辛香熏出眼泪。

六月二十三

六月二十三,在河边磧城一带,是个大日子。

六月二十三,是马王爷的生日。这马王爷,相传是家畜们的守护神。到这一天,凡养骆驼的人家,都要在家中设立马王爷牌位,烧香烧表,摆供祭祀。最要紧的,是要许“神书”三天,请艺人来酬神说唱。养骆驼的人家,从这一日算起,你家